近溪子明道錄

近溪子明道錄卷之七

門人樂安詹事講明甫校梓

會語

問大學宗旨曰孔子此書却被孟子一句道盡所云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夫孩提之愛親是孝孩提之敬兄是弟未有學養子而嫁是慈保赤子又孩提愛敬之所自生者也此個孝弟慈原人人不慮而自知人人不學而自能亦天下萬世人人不約而自同者也今只以所自知者而為知以所自能者而為能則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人自

法之便叫做明明德於天下又叫做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也此三件事從造化中流出從母胎中帶来遍天遍地亘古亘今試看此時薄海内外風俗氣候萬萬不齊而家家户户誰不是以此三件事過日子也只堯舜禹湯文武便皆曉得以此三件事脩諸己而率乎人以後却盡亂做不曉得以此脩己率人故縱有作爲亦是小道縱有治乎亦是小康却不知天下原有此三件大道理而古先帝王原有此三件大學術也故孔子將帝王脩己率人的道理學術旣定爲六經又將六經

中至善的格言定為脩己率人規矩而使後世之學者格着物之本末始終知皆擴而充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長吾長以及人之長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使家家戶戶共相愛敬共相慈和而共相安樂雖百歲老翁皆嬉嬉都如赤子一般便叫做雍熙太和而為大順大化總而名之曰大學也已

問讀論語何如曰論語一書直是難讀其初讀時苦其淡然無味殊覺厭人稍長從事孝弟乃喜其一二條契合本心然往往以近易目之後養病家居因究心書易至堯舜二典乾坤二卦間有悟處乃

適身汗浹始知天生孔孟為萬世人定魂魄立性命從之則生違之則死也自此以後非語孟二書輙厭入目以至莅官中外隨所施措自然翕順愈久而愈益簡要愈益精純也若戰國而下諸公真是用心徒勞而去道彌遠其敝至於今日可勝嘆哉

問陽明學問似微與諸儒不同何如曰豈惟陽明為然即宋時諸儒學問亦難盡同如周子則學在主靜程子則學在主敬朱子則學在窮致事物之理至我　朝陽明先生則又獨謂學在致其良知此

雖各有所見然究其宗旨則皆志於學聖故少有不同而不失其爲同也蓋聖之爲聖釋作通明如周子說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顯是主於通明也程子說主敬則聰明睿智皆由此出亦是主於通明也朱子說在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亦是主於通明也是三先生之學皆主於通明但其理必得之功效而其時必俟諸持久若陽明先生之致其良知雖是亦主於通明然良知却即是明不屬效驗良知却原自通又不必等待況從良知之不慮而知

而通之聖人之不思而得從良知之不學而能而通之聖人之不勉而中渾然天成更無斧鑿恐三先生如在亦必當為此公首肯而心契也已

問孔門恕以求仁先生何如致力曰某自知學即泛觀蟲魚愛其群隊戀如以及禽鳥之上下牛羊之出入形影相依悲鳴相應渾融無少間隔輒惻然思曰何獨於人而異之後偶因遠行路逢客侶相見即忻忻談笑終日疲倦俱忘竟亦不知其姓名別去又輒惻然思曰何獨於親戚骨肉而異之噫是動於利害私於有我焉耳從此痛自刻責善則

歸人過則歸已益則歸人損則歸已久漸純熟不惟有我之私不作間隔而家國天下翕然孚通甚至髮膚不欲自愛而念念以利濟為急焉三十年來覺恕之一字得力獨多也

問陽明先生所指良知在人心從何所發曰良知無從而發有所發則非良知也然則良知實在果何所歸曰在天為天在地為地在人為人無歸無所不歸也然則亦有動靜之時否曰亦無動靜曰若無動靜則起居食息都無分別矣乎曰起居食息不過是人之事既曰在人為人則人已渾然是個

良知其事之應用又可得而分別也耶曰良知完具于人又有見與昧何也曰見是覺處知常而覺暫覺之現於知猶泡之現於水也泡莫非水而現則有時中庸見乎隱是言覺顯乎微是言知孟子亦云先覺後覺先知後知也

問知得良知却是誰今欲知良知從何下手曰朱子云明德者虛靈不昧虛靈雖是一言却有二義今若說良知是個靈的便苦苦地去求他精明殊不知要他精則愈不精要他明則愈不明豈惟不得精明且反致坐下昏聵沉沉更支持不過了若肯

反覆頭來將一切都且放下到得坦然蕩蕩更無戚戚之懷也無憧憧之擾此却是能從處上用工了世豈有其體既虛而其用不靈者哉但此段道理最要力量大亦要見識高稍稍不如難以驟語

問晦庵先生謂由良知而充之以至無所不知由良能而充之以至無所不能方是大人不失赤子之心此意何如曰若有不知豈得謂之良知若有不能豈得謂之良能故自赤子即已無所不知無所不能也於是坐中諸友競求所謂赤子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而竟莫得其實乃命靜坐歌詩偶及於

萬紫千紅總是春之句因憮然嘆曰諸君知紅紫之皆春則知赤子之皆知能矣蓋天之春見於花草之間而人之性見於視聽之際今試抱赤子而弄之人從左呼則目即盼左人從右呼則目即盼右其耳蓋無時無處而不聽其目蓋無時無處而不盼其聽其盼蓋無時無處而不展轉則豈非無時無處而無所不知能也哉諸友咸躍然起曰先生其識得東風面者矣何俄頃之際而使萬紫千紅之皆春也耶

問孩提良知原是不學不慮而大學致知格物却又

不免於慮且學也曰學亦只是學其不學慮亦只是慮其不慮以不學爲學乃是大學以不慮爲慮乃是慮而能得也今觀天下是個大物了結天下大事卻有個發端有個完成自其發端處叫做天下之本自其完成處叫做天下之末天下國家從我身發端我身卻以家國天下爲完成其實這場物事究竟言之只是個父子兄弟其爲父子兄弟足法便是發端之本而人之父子兄弟自然法之便是末無不完成矣故物有本末是物之格也先本後末是格物以致其知也雖似有個工夫然必

是孩提不慮而愛方爲父子足法不慮而敬方爲兄弟足法則其格致工夫却又須從不學不慮上用也然則謂不學爲學不慮爲慮何不可也

問良知即是本来面目今說良知足矣何必復名以本来面目也耶曰良知固是良知然良知却實有個面目非杜撰而強名之也曰何以見之曰吾子將問何以見之此時此語亦先胸中擬議否曰亦先擬議曰擬議則良知未嘗無口矣擬議而自見擬議則良知未嘗無目矣口目宛然則良知未嘗無頭面四肢矣豈惟擬議然哉予試問子以家相

去蓋千里也此時身即在家而庭院堂室無不朗朗目中也又試問子以國相去蓋萬里也此時身即在國而朝宁班行無不朗朗目中也故只說良知不說面目則便不見其體如此實落其用如此神妙亦不見得其本來原有所自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而現在相對面目止其發竅之所而滯隔近小原非可與吾良知面目相並相等也

諸友笑談有及於素共講學而未肯擔當者其友曰譬之酒家甚何常不賣酒但恥掛招牌耳問曰何恥也曰酒少曰此個酒海浸人滅頂汝自不知耳

既而改容悼嘆曰此宇宙間學問一大宗旨也且說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誰不作酒誰不招客又誰不云我只沽酒與人何以招牌爲哉細細究之此乃何等心腸卻是陷在鄉愿窠臼中孔孟防之所以曰闇然媚於世者德之賊也蓋吾心之德原與天地同量與萬物一體故欲明明德於天下而壹是皆以脩身爲本者正恐自賊云耳故曰謂其身不能者賊其身者也夫父母全而生子全而歸孔子東西南北於封墓之後孟子反齊止嬴於敦匠之餘固爲天下生民亦爲父母此身蓋此身與天

下原是一物物之大本只在一個講學招牌此等去處須是全副精神透徹理會直下承當方知孔孟學術如寒之衣如饑之食性命所關不容自已否則將以自愛適以自賊故太學之道必先致知致知在格物也

問百姓日用而不知是如何曰不著不察耳譬諸礦石與銀無別所爭者火力先彩耳此友良久曰某知之矣曰不知時是百姓知後復是知何曰能知即聖人也曰知後乃方可入聖焉耳非即聖人也

蓋良知心體神明莫測原與天通非思慮所能及

道理所能到者也吾人一時覺悟非不恍然有見然知之所及猶自膚淺此後須是周旋師友優游歲月收斂精神以凝結心思思者聖功之本也故思曰睿睿者通微之謂也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方可言通動而未形有無之間方可言微至此則首尾貫徹意象渾融覺悟之功與良知之體如金光火色煅煉一團異而非異同而非同但功夫雖妙去聖則尤遠也會衆愕然曰如何猶不足以語聖曰觀於孟子所謂大而能化神不可知則聖人自可以意會也

問別後工夫常苦間斷奈何曰工夫得不間斷方是聖體若稍覺有間縱是平日說有工夫亦還在凡夫境界上展轉都筭帳不得故學者欲知聖凡之分只在自考工夫間斷不間斷耳曰工夫不能超凡入聖恐多是不熟所致曰凡境與聖體相去如天淵之隔相異猶水火之反凡境工夫縱熟亦終是凡即本縱熟亦只是水不可謂水熱極便成火也

問凡境工夫縱熟無用不知聖體工夫亦有生熟否曰有生熟而體段不同耳此處極微須譬喻方得

今人家種果木者其核生土中即根株枝葉一時具足難說其非樹也及至成熟却得多少歲月滋培又難說其即成樹也但雖至成樹而根株枝葉與始初不爭一些言下乃憬然悟曰呆核致成大樹只為他生氣津津聖體工夫誠然在不間斷處見真消息也曰功夫間斷與不間斷果是聖凡分處然聖凡相去不遠亦惟在其見之善自方便焉耳彼今人懇切用工者往往只要心地明白與意思快活及至纔得明白快活時俄頃之間又倏爾變幻極其苦惱不能自勝若入於其變幻之際急

急回頭細看前時明白者今固恍惚矣前時快活者今固冷落矣然其能俄頃變明白而為恍惚變快活而為冷落至神至速此却是個甚麼東西此個東西既時時在我又何愁其不能變恍惚而為明白變冷落而為快活也耶故凡夫每以變幻而為此心憂聖人每以變幻而為此心喜

問孔門問荅恒以學不厭誨不倦為言何也曰孔門宗旨只在求仁求仁工夫只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夫欲立欲達便學不厭立人達人便誨不倦不厭不倦如輥着兩輪以載一車要載此

個仁車亦不容不輥着兩輪也曰論語不厭不倦之言凡再出然對公西華却曰可謂云爾已矣若自任甚易及默而識之却曰何有於我哉又若自量甚難敢請其故曰同是孔子一人之言又同載在論語一篇之中豈有一處說得如是之易一處又說得如是之難之理往年極力思量孔門宗旨因見吾夫子平生喫緊得力處只求仁一脉而喫緊着力處亦只不厭不倦一路此其安身立命根基豈肯推開說何有於我也耶竊意此二條當作一套說去觀其初云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

厭誨人不倦云爾及公西華嘆謂非弟子所能則又指示一個入頭說吾人厭學倦教只是未見意趣若果默識得其中妙趣則如知酒味之美者自然喜人共飲知棋着之高者自然好人同下雖欲罷而不能矣其於不厭不倦又何有哉何有解作不難正與可謂云爾相合而不相背也況仁為天地之性其理本生化而難已人為天地之心其機尤感觸而易親故曰仁者人也此個仁德與此個人身原渾融膠固打成一片結作一團但一粘動不惟我喜親人而人亦喜親我立必俱立成不獨

成真是自然之妙而非有所強也且吾夫子只一念在於吾儕而吾儕遂為世歸依夫子心心相照終古如生視彼二千年來一切富貴繁華泯滅夢幻更誰可及他毫髮愈味而愈妙也雖欲厭何能厭不能厭而又何可倦也耶

問先儒謂子貢晚年進德今觀日月隋天之喻真是尊信孔子之至處曰此是子貢到老不信夫子處如何却說他進德蓋孔子一生學只求仁一貫通只是行恕吾夫子此個仁恕即一時把天下後世俱貫徹了盡子貢不知只管在望夫子得邦家

至其後仲尼以萬世為了土為萬民立了命子貢
也不知又只管追恨未得邦家所以不見綏來動
和之化生榮死哀之報想其築室于墓六年不去
多是此念耿耿則子貢不惟當面錯過夫子至其
身後尤錯過無盡也當時只戲了儀封人一見夫
子便說夫子不曾失位只其位與人不同正木鐸
天下後世之位也朱子以将字解作将來之将而
不知當作殆将之将所以把封人獨得之見亦與
子貢一類看了今日非敢故為異說蓋因此是聖
門學問一段大頭腦吾人學聖一段大眼目此處

放過他皆無足論矣大衆皆為悵嘆悵嘆

問形色何以謂之天性曰目視耳聽口言身動此形色也其孰使之然哉天命流行而生生不息焉耳

坐中偶有歌人心若道無通塞明暗如何有去來之句因詰之曰子謂明暗果有去来否也於是諸友論議或謂本無去来而今則不免或謂雖暫去来而本體終會自復如是之說各各不同久之乃進一新生問曰目視耳聽果即汝天性耶曰即天性也曰汝目果常明耶抑有時而不明耶曰無時而不明曰汝之目常無不明而汝心之明卻有去

來是天性離形色而形色非天性矣衆皆恍然有省已乃復告之曰目之明亦有去來時也今世俗至晚則呼曰眼盡黑矣其實則眼前日光之黑與眼無與而見日之黑正眼之不黑處也故孔子曰知之為知之即日光而見其光也不知為不知即日黑而見其黑也光與黑任其去來而心目之明何常增減分毫也耶

問仲尼祖述堯舜一章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則祖述者即祖述其孝弟之道也汝諦觀本章前面說舜只說舜其大孝也歟說孝而弟在其中說舜

而竟在其中矣就是說文王處也只說父作之子述之說武王處也只說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可見不惟祖述是祖述孝弟而憲章亦是憲章孝弟也至於四時之行水土之化無一物不有所自生則無一物而不好生便謂之曰天命之性也夫惟好生為天命之性故太和絪緼凝結此身其始之生也以孝弟慈而生是以其終之成也必以孝弟慈而成也人徒見聖人之成處其知則不思而得其行則不勉而中而不知皆從孝弟慈之不慮而知不學而能中來也此個道理果是愚夫愚婦爲

飛魚躍皆可與知與能而聖人天地有所不能盡也惟孔子天縱聰明其見獨超拔一世故將自巳身心總放入此個天命性中保合初生一點太和更不喪失憑其自然之知以為知憑其自然之能以為能怡愉於父子兄弟之間渾淪於日用常行之內凡所思惟凡所作用凡所視聽言動無晝無夜無少無老看着看着雖是個人身其實都是天體着着雖是個尋常其實都是神化所以下面極形容其物並育道並行敦化川流而曰此個天地比之有形天地尤為大也不然此書說聖神功化巳是

極其玄妙若千變萬化而不可方物何為却總名之曰中庸也耶學者但將其名書之意細去玩味便知孔子之學原有根源而今日之論或亦愚者千慮之一得也已

問仁之實一章曰此章書與論語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一般是孟子自述其平生始初着力處與末後得力處所以顏學孔子的實事也蓋天下最大的道理只是仁義殊不知仁義是個虛名而孝弟乃是其名之實也今看人從母胎中來百無一有止曉得愛個母親過幾時止曉得愛個哥子聖賢即

此個事親的心叫他做仁即此個從兄的心喚他做義仁義是替孝弟安個名稱而已三代以後名盛實衰學者往往知慕仁義之美而忘其根源所在孟子生來得賢母養之學宮之傍而本心不失又遇子思之徒從之而正學蚤聞故其見超出一世獨知得此是生人的性命自幼而少自少而壯自壯而老一刻也離不得又自身而家自家而國自國而天下一人也離不得故知而弗去不是要他不去只知得真時便原自不曾去也久久弗去則細細容容自然有許多節次從從容容又自然有

許多文彩其事親從兄之閒可度可觀亦非是有意要節文之也節文日熟則于愛其親而親亦慈其子弟敬其兄而兄亦友其弟父母昆弟固和美一團而宗族家邦也感通翕順雖欲不樂不容於不樂雖欲不生長暢茂不容於不生長暢茂以至手舞足蹈而不自知焉則事親從兄之間無非聲容之盛而樂樂之極也已要之此雖是說樂之極其實是形容聖之至也故從心所欲不踰矩是絜矩孝弟而不踰也聖不可知之神是孝弟之手舞足蹈而不可自知也然此皆其末後得力處功效

玄妙所到如是若論其始初着力處則只是知得透徹而久久弗去耳今即孟子七篇看來那一句話曾離了孝弟那一塲事曾離了孝弟陳王道則以孝弟而爲王道明聖學則以孝弟而爲聖學管晏事功則以孝弟而鄙之楊墨仁義以孝弟而闢之王公氣勢以孝弟而勝之只弗去二字所以能純全孝弟之妙只孝弟二字所以能成就亞聖之名而生平願學孔子果不爲虛言也已

一友告別再求囑付因謂曰學問與做人一般須要平易近情不可着手太重如粗茶淡飯隨時遣日

心既不勞事亦了當久久成熟不覺自然有個悟處蓋此理在日用間原非深遠而工夫次第亦難以急迫而成學能如是雖無速化之妙却有雋永之味也

問尋常如何用工曰工夫豈有定法某昨夜靜思此身百年今已過多半中間履歷或憂戚苦惱或順適忻喜今皆宥然如一大夢當時通身汗出覺得苦者不必去苦忻者不必去忻終是同歸於盡翻然再思過去多半只是如此則將來一半亦只如此通總百年都只如此如此却成一片好寬平世

界也或曰聖人常言君子坦蕩蕩恐亦於此處見得而然曰果然果然問者詰曰然則喜怒哀樂皆可無耶曰喜怒哀樂原因感觸而形故心如空谷呼之則響原非其本有也今只慮子心未必能坦蕩耳若果坦蕩到得極處方可言未發之中既全未發之中又何患無中節之和耶君子戒謹恐懼正怕失了此個受用無以為位天地育萬物本源也

問儒盡浮雲而見青天白日與吾儒宗旨同否曰後世諸儒亦有錯認以此為治心工夫者然與孔孟

宗旨則迥然氷炭也曰孔孟之言何如曰語孟具在如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又曰我欲仁斯仁至矣又曰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看他受用渾是白日青天何等簡易又何等方便也曰既是如此何故世人却皆不能盡如孔孟者耶曰此則由於習染太深聞見混雜縱有志向學者亦莫可下手也曰此等習染見聞難說不是天日的浮雲也故今日學者工夫須要如磨鏡的人將塵垢决去方得光明顯現也曰觀之孟子謂知皆擴充即

久不息而至誠純一之境只在此時一覺之功以得之而無事旁求也已諸生勉之予日望之

問晚來所教尚求而未得曰子於所求未得而心即知之未嘗或昧是汝心之本然明否曰是心之本明也心知未得而口即言之未嘗或差是汝口之本然能否曰是口之本能也曰心本明而知未嘗或昧口本能而言未嘗或差則此身此道果不離於須臾也曰今蒙所教果然如睡既喚而醒然有所得矣曰子之心不特昨日之未得知之而今日之既得亦復知之子之口不特昨日之未得言之

而今日之既得亦復能言之則此身此道又果不止不離於須臾而可引之終身也況以聖賢經傳而會通之則心之未得已得而一一知之不昧即所謂明明德也口之未得已得而一一言之不差即所謂率性之謂道也以心之所明者以性之所率者彼此相與切磋講究即所謂在親民而脩道之謂教也學者如是學即所謂為之不厭而時習而悅也教者如是教即所謂誨人不倦而朋来而樂也然則孟子所謂人性皆善者固於是益信其不誣而所謂浩然以塞乎天地之間者亦可立待

以觀乎至誠無息之妙矣到海之水寧不出諸涓
滴之泉碩果之結寧不本諸纖芽之種也耶諸生
其益勉之予自益望之

問諸生此時聞教不止昏睡獲醒且覺志意勃勃興
動而不能自已矣曰此道生機在於吾身原是至
真無妄至一無二故雖不及近世訓詁之學有幾
許義理可以尋思亦不及近世把捉之學有幾許
工夫可以操執然而此子良知之知此子良能之
能卻如有源之泉涓涓而不斷有種之芽滋滋而
不息可以自須臾而引之終身從今日而通之萬

世殼足受用固無甚剩餘亦無甚欠缺也曰先儒謂隨時體認天理恐亦是此意否曰天理二字是某自家體貼出來此明道先生語也蓋明道之學先於識仁其謂不須窮索不須防檢直是見得此理與天同體冲漠而無朕如何索得運行而無跡如何執得然孩提不慮而知是與知孩提不學而能是與能則又天之明命在人自爾虛靈天之真機在人自爾妙應故只從此須臾之頃悟得透信得及則良知以為知若無知而自無所不知良能以為能若無能而自無所不能所謂明德也者應

如是而明所謂率性也者應如是而寧赤子之心不失而大人入聖之事備矣不然從思索以探道理泥景象以成操執彼方自謂用力於學而不知物焉而不神迹焉而弗化於天然自有之知能日遠日背反不若常人雖云不識向學而其赤子之體固渾淪於日用之間若泉源雖不導而自流果種雖不培而自活也諸生咸躍躍拜曰吾儕自昨晚以逮今日反求諸心果然未嘗頃刻而不明白亦未嘗頃刻而不活潑也雖居人世實與天游矣夫子之造化吾儕也何其大且遠也耶

問諸生領教於天機之妙固已躍然但不徵以人事又恐或涉於虛玄也何如曰天機人事原不可二固未有天機而無人事亦未有人事而非天機只緣世之用智者外天機以為人事自私者又外人事以求天機而道術於是或幾乎裂矣此孔孟之立教所以為天下後世定下一個極則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孝也者孩提無不知愛其親者也弟也者少長無不知敬其兄者也故以言其身之必具則曰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焉以言其時之不離則曰一舉足而不敢忘一出言而不敢忘焉通

可遠在茲也則廓之而橫乎四海皆可以在茲也則垂之萬世而無朝夕此便是大人不失赤子之心之實理實事也後世不察乃謂孝之與弟止舉聖道中之淺近為言噫天下之理豈有妙於不思而得者乎孝弟之不慮而知即所謂不思而得也天下之行豈有神於不勉而中者乎孝弟之不學而能即所謂不勉而中也故舍却孝弟之不慮而知則堯舜之不思而得必不可至舍却孝弟之不學而能則堯舜之不勉而中必不可及即如赴海者派須發於源泉而枯槹沼瀦縱多而無用也結

果者芽須萌於真種而染彩鏤劃徒勞而鮮功也其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豈是有意將淺近之事以見堯舜可為乃是直指入道之途徑明揭造聖之指南為天下後世一切有志之士而安魂定魄一切拂經之人而起死回生也諸生能日周旋於事親從兄之間以涵泳乎良知良能之妙俾此身此道不離於須臾之頃焉則人皆堯舜之歸而世皆雍熙之化矣時方久旱而沛然下雨諸生咸舉手加額曰天之降茲時雨也其為茲會之發榮充滿而顯諸象也歟吾見淵泉之出於是益資其

深聖果之圓於是益速其成矣請次第其說以傳
客有因予論書稍不費力徐為嘆曰程子見張子正
蒙云片片赤心流出朱子見周子太極圖云分更
分漏先生苦心今時在堂諸生祉覺公祖之派出
者赤心片片而未知公祖之分更分漏原魯經無
限苦心來也予感君之言將備述先君先堂教育
之勞與從前愚頑之狀真是萬苦晝膏而猶未免
於不肖之歸者情亦悽切諸公皆同聲和曰古今
人品但獲有所成立者未有不本諸學習古今之
求學習者未有不經夫苦楚夫固不止我公祖二

人已也予曰學必以習習必以苦果真如諸公所云矣但世間百樣難事皆有人百般苦習其嘗在靜地旁觀極險之地如過海過畨極危之技如走索飛鈴極微之術如占角識驗最艱最妙而世上諸人處處時時未嘗乏絕此何故哉亦只緣其初一念精專便自然各各會到家矣柰何眼前有兩場事較之以上諸般更是平順簡易卻乃未見一人肯上心者衆皆愕然問曰是那兩場事予曰為學而做聖人為治而開太平也夫以上諸般艱難只因人有個念頭要做便就諸般皆會此兩場簡

易直截比之諸般尤爲百倍若人男子則豈有帝王以後更無善治而孔孟以後更無真儒也哉此决知非聖人之難做太平之難開但只緣吾人一念之未切耳於是諸君咸憮然動色惻然興懷而慨然命予書之以爲立志之盟約云

近溪子明道録卷之八

門人樂安詹事講明甫校梓

會語

萬曆甲戌季冬方伯暘谷方公憲長西巖顏公大叅同野李公禹江張公憲副漸江張公偕予集會五華書院進三生講書初仕而優則學次顏淵季路侍又次富與貴是人之所欲畢衆求暘谷公爲之啓廸公作而嘆曰仕之與學分作兩事此在後世則然若聖門立教則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無須臾不是道則無須臾不是學無須臾不是學則

又何分仕與不仕耶況子夏他日又曰事君能致其身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事君能致其身者即是仕之優處吾必謂之學者即是仕而能優處則其能學處也朱子因前章先儒謂推子夏之言其流將至於廢學故此章遂主張分看却不知合而言之其流弊也小分而言之其流弊也大尋象公之意因進諸生而前曰汝曹今日且須究竟聖賢平生所學者爲學個甚麼所仕者爲仕個甚麼如大學誠意正心脩身是所謂學而齊家治國平天下是所謂仕中間貫串一句只說明明德於天

下至其實實作用則只是個孝者所以事君弟者所以事長慈者所以使衆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悖細細説似有兩件貫通實爲一事故孔子言志獨以老安少懐朋友信爲個話頭看他所志如此則學便是學這個仕便是仕這個此外更無所學更無所仕亦更無所謂志也夫子此志從十五歲便曉得要絜此孝弟慈的矩至六七十歲與顔淵季路言志之時便自許得隨心隨意隨處隨人皆隨所願而不踰此矩也此矩隨心而絜則上便上得其所下便下得其

所左右便左右得其所上下左右皆得其所乃謂之仁聖人之志常常不違此仁蓋自終食之間起以至終日終年而直至於七十終身其心心念念以天下為一家而不計自己之家以中國為一身而不顧自己之身如此而貧亦如此而富而無心於去貧處富也如此而賤亦如此而貴而無心於去賤處貴也漢高祖只是一代英主且云為天下者不顧家況聖人仁天下之志思欲老老以及人之老長長以及人之長幼幼以及人之幼其決烈勇猛如火之必熱如氷之必寒如江河之必於沛

然赴海則其一身之貧賤富貴又安足繫累毫髮也哉故時常自道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為天下逆志直是如此其切為身家之意直是如彼其輕所以可仕則仕而可止則止可久則久而可速則速彼少有繫累又安能超絕千古獨異羣聖而昭顯時中之心矩於萬世無疆也哉西巖諸公咸相與稱善命諸生歌南山五章以頌祝太平云

武定諸生講天命之謂性一章舜其大知也與一章天下國家可均也一章既畢乃進而謂之曰聖賢

置此經書不是徒資吾輩詞章而國家立學養士亦非徒以詞章望於吾輩須是悉心體認俾窮則足善其身達則可善天下也有問如何體認曰此書須要先認中庸二字蓋中庸二字即是平常二字也故其首章語道即曰率性率性者自然而然不別加意思是也又曰不可須臾離不離須臾者自朝至暮無時而非率此性也又曰喜怒哀樂喜怒哀樂者隨感而見無事而非率此性也故此個道理充滿於日用發舒於情性聖人與愚人一般今人與古人一般故善求道者不求諸古只求諸

今不求諸聖只求諸愚盖識得今時愚人所知能的便通得古時聖人所知能的了夫子以世之學者不曉得如此求道往往慕於高遠而失之故將大舜來做個則樣說道天下皆稱賛舜帝是大知而不知舜之所好問而察者每在淺近之言而其所循欵而用者又只是下民之中盖言有淺近而理無淺近淺近之言即理也民有卑下而中無卑下卑下之民亦中也試看今時閭閻之間愚蠢之婦無時不抱着孩子嬉笑夫嬉笑之語言最是淺近閭閻之村婦最爲卑下殊不知赤子之保孩提

之愛到反是仁義之實而脩齊治平之本也且細細論之則不惟舜之用中於民而已鳶魚飛躍而上下察焉又用中於鳶魚也庭草意思自家一般又用中於草木也吾輩有志在家要做好人只是循着良知良能以孝親敬長而須史不離便做得好人在外要做好官只是循着良知良能以宰民孝親敬長而須史不離便做得好官若云如此便中庸可能矣柰何管商之徒惟以法制把持天下直個個爭效法之是做好官的不以中庸做好官矣長沮桀溺以高潔而辭爵禄荆軻聶政以意

氣而蹈白刃且個個爭效法之是做好人的不以中庸做好人矣此夫子所以重嘆中庸之不可能乃是就以前數等之人說他不能非謂中庸之果難能也夫以前數等之人原生學問不明之時委無足怪若今我　明聖諭首先以孝弟慈和為治而先儒陽明諸老又惓惓以良知良能為教則諸生視前人已是萬幸正好趁此發憤做個真正好人做個真正好官以光顯此地新闢之學宮而仰副君長師友作興之美意也豈非一大快事耶勉之勉之

次日太守請觀鄉約父老子弟群聚聽講乃進而謂
之曰汝等聽此　聖諭也覺動心否咸同聲應曰
豈惟心動且均欲涕下也蓋此土原是夷地而其
守又是女官以殺戮爲家常以戰鬬爲美事吾民
無老無少若蹈水火欲需旦夕之命而不可得乃
今變夷爲華已去危而即安矣况又復得與沾
聖明之化而共享太平之福也即因顧太守而嘆曰
此方人民其胥而爲夷者不知其幾千年矣今觀
老幼之忻忻向善其良心感發比之他郡更爲加
切是雖饑渴之人易爲飲食而良心同然則固不

容以地之中外而有毫髮之間也然則鼓舞振作以全其與起之美者固汝郡守之責而善推所為使合滇省之華夷而共歸於大同之化者尤吾臺司之功而不容自諉也已

彌勒諸生講為政以德一章道之以政一章既畢進講者問之曰汝講為政以德的德字道之以德的德字說許多以内聖為外王以精神心術為倡率化導已是詳備可聽但不曉得個着落則理會處便不切實既欠切實則講貫處便不精神我且問你為政以德的政字可就是道之以政的政字否

曰即是此個政了曰無為而民自歸的民字可就
是民免而無耻的民字否曰即是此個民了曰政
為民而立則政之所云必民間之事政既是民間
之事則為政以德之德道之以德之德便須曉得
聖人說的亦就是民間日用常行之德也民間一
家只有三樣人父母兄弟妻子民間一日只有三
場事奉父母處兄弟養妻子家家日日能盡力幹
此三場事以去安頓此三樣人得個停當如做子
的便與父母一般的心做弟的便與哥哥一般的
心做妻的便與丈夫一般的心恭敬和美此便是

民三件好德行然此三件德行却是民生出世帶
来的孟子謂孩提便曉得愛親稍長便曉得敬兄
未學養子而嫁便曉得心誠求中真是良知良能
而民之秉彜好是懿德也但這民衆無上人與他
說明此是人家第一好事大家該做即說與他聽
叫他去做又無人做樣子與他看便說也不信所
以人家父子兄弟夫妻之間不免相忤相争本来
美德却反成惡俗矣故聖賢爲政不徒只開設條
欵嚴立法令叫他去孝弟慈而自己先去孝弟慈
如所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長吾長以及人之長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父之則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人自法之便是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悖果然有耻且格若北極一旋而衆星自環拱之更不待上之人去刑罰他追究他自然大順而大化也若泛然只講個德字而不本之孝弟慈則恐於民身不切而所以感之所以從之亦皆漫言而無當矣若論以德為政却又有個機括俗語云物常聚於所好又曰民心至神而不可欺今只為民上者實見得此孝弟慈三事是古今第一件大道第一件善緣第一件大功德

在吾身可以報荅天地父母生育之恩在天下可以救活萬物萬民萬世之命現現成成而不勞分毫做作順順快快而不費些子勉強心心念念言着也只是這個行着也只是這個久久守住也只是這個則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焉者矣今日閭閻豈不可並於唐虞三代而無難也哉大衆其共圖之

臨安諸生講顏淵問仁一章子路問政一章仲弓問仁一章子適衛一章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一章君子有三樂一章時兵憲定齋許公同在因語

予曰年丈平日最善理會經書請發揮所講爲訓何如予爲作而嘆曰適聽諸生講說六章似章各一義予即聖賢先後語言對滿堂上下意象則若合群派而爲巨浸汪洋活潑於吾目中欲少分異而不能然者許公暨諸生咸樂有所聞予因進講者問曰子初聞講謂孟軻氏見得天下只有一個善聖學只是一個爲善此個善歛之一心而不見有餘放之六合而不見不足極是說得好聽但不知也曾理會此個善是甚麼善生無以對予曰此個善是個性善孟子言善只道性善其言爲善只

稱堯舜故曰夫道一而已矣又曰堯舜與人同耳且覷此時堂上堂下人數將近千百誰不曾做過孩提赤子来誰人出世之時不會戀着母親吃乳爭着父親懷抱又誰的父親母親不喜歡抱養孩兒誰的哥哥姐姐不喜歡看護小弟小妹這個生性性這樣良善官人與輿人一般漢人與夷人一般雲南人與天下人一般　大明朝人與唐虞朝人也是一般但堯舜生来見得這個是我的天性亦是人的同性既以之自盡亦以之盡人但人有一句善言入耳便惟然覺如已的善言人有一

件善行入目便懽然覺如己的善行不用去取而無善不取不用去樂而無取不樂所以能底豫克諧而致天下之善士皆歸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無人無我而渾然天下皆定皆化會歸于大同也仲尼祖述堯舜却指出個仁來立教其自註解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當時弟子除顏曾外更無一個肯信後來却得一個孟子走將出來便一口道盡說仁之實事親是也故今細看兩人精神但有問答言詞每每賦在各人身上纔說各人自己便關連着天下人身上總是他見透了那孝

舜善與人同的根源下落所以纔教顏子克己復禮便曰一日而天下歸仁纔教仲弓便曰在邦在家無怨教子路以為政者即是躬行孝弟於上教冉有以富而教之者即是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義也即如君子三樂一章亦是要以首章為主蓋父母俱存是樂於盡孝兄弟無故是樂於盡弟能以孝弟為樂方仰無愧於好生之德所謂在家邦為孝子在天地為仁人也方俯不怍於人而孩提無不愛親無不敬長不失赤子之心而名為大人也

方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長吾長以及人之長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家邦自此而無怨天下自此而歸仁家邦天下咸歸乎仁則可盡得一世明膚之賢才靚德觀風踴躍興起以與人為善而歸於大同也不曰人人皆可以為堯舜而何哉於是合堂貴賤凡千百之衆皆同聲感嘆謂果然我等人人皆可做得乎復申而告曰此時諸人各各信得極是古今希有之事當時孟子一生之言未曾得一個相信有個樂正子雖是見得此個東西可欲可愛然問他是自己性生的便不免有疑夫有諸己

之謂信蓋能信得有諸己也此信字對疑字看甚說樂正子半疑半信所以說他只在善信之間此處既信不透則是滞決不能得黃中通理黃中所通者即一陽真氣從地中復所謂克己而後者也中通而理者即陽光而明所謂復以自知而文理密察以視聽言動而有禮者也故從此而美在其中從此而暢于四肢發于事業便是以所可欲而先諸己施諸人通諸天下及諸後世方可以望乎大而化化而神也樂正子以後則孔孟此脉真脉斷絕不談及宋時乃得諸儒興起中間也不

免疑信相半至有以氣質來補德性說是有功於
孟子看來還於性善處有未脗合至我
太祖高皇帝挺生聖神始把孝順父母六言以木鐸
一世聾瞶遂致真儒輩出如白沙陽明諸公奮然
乃敢直指人心固有良知以為作聖規矩英雄豪
傑海內一時興振者不啻十百千萬誠為曠古盛
事今日諸君欲見如何為顏冉家邦天下之人只
此堂便是如何為魯衛先勞教養之政只此堂便
是如何為君子三樂只此堂便是如何為唐堯虞
舜與人為善翕然大同亦只此堂便是蓋此一個

性善平平地鋪在滿堂高也高不得低也低不得
也不許你有餘也不使你不足也更不要說先時
也更不要說後日只各各在於當人人在於當
處所以謂之曰平常又謂之曰中庸以此中平之
理常在於身便曰平心易氣以此中平之理施之
於人便曰平易近民以此平政率民而民從之便
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太平也許公乃徧
呼堂中諸人而警之曰汝等各各須懽天喜地以
共享我
太祖高皇帝與

今皇上太平之福於無疆無盡也已

永昌長至謁 廟諸生講天命之性一章舜其大知一章知之者不如好之者一章太守陳君進諸生求教予謂講者曰汝曹若謂知之與好好之與樂由許多積累工夫乃能然歟殊不知適所講三章書內知與好與樂都藏其中而汝曹未知覺耳故依着汝曹今日講套則若知先於好好先於樂依着孔門三章書看来則是樂先於好而好先於知也夫世之所謂樂者不過是自然而然從容快活便叫做樂也今細看天命之性即是天生自然率

性而行即是從容快活也大學謂不待學養子而後嫁孟子謂孩提無不能愛其親汝試想像人家母親抱着孩兒孩兒靠着母親一段嬉嬉融融的意思天下古今更有何樂可以加此也哉此便叫做民之秉彝孔子說詩謂民有秉彝故好是懿德則好實由樂而有也又曰百姓日用而不知則知又由好樂而有也故舜稱大知便是能知而其知原於好問好察然所好者却是邇言所用者却是庶民之中淺近庶民却正是率性自然而不慮不學者也又看中庸他章論聖人却有不知不能愚

夫婦到可與知可與能分明說聖賢有不如愚夫婦處其次又嘆鳶飛魚躍爲上下昭察分明又說人不如鳶魚處盖人到愚夫婦之居室物到鳶魚之飛躍果然渾是一團樂體渾是一味天機一切知識也來不着一切作爲也用不去至於汝曹適纔訴多講套說話雖似曉得一般然究竟率性中和則實相去天淵之不如矣故古人善形容樂體者若陶淵明却云木欣欣以向榮周元公却云庭草一般生意夫草木無知豈果能意思欣欣也哉惟是二公會得此個樂機則便觸處自然相通汝

曹在此若肯徹底融會草木無知且自忻忻而我獨可悶悶耶魚鳥至微且自昭察而我獨可昧塞耶夫婦之愚且可與知與能況衣冠堂堂萬萬非衆人比耶孩提之時且已良知良能況既壯且老萬萬非幼稚比耶於此頓覺心胸開豁耳目靈通四肢百骸俱輕快爽朗此便是一陽之氣和暢光明若從平地裏頭湧出一般豈不與今日冬至同其亨泰也哉況以此意而觀之一堂則一堂上下無賢愚老少皆覺自寧其性而自樂其常一堂渾是春也以此意而觀之一家則一家內外無老幼

親疎皆覺自率其性而自樂其常一家渾是春也又遠而觀之一郡觀之一省又遠而觀之天下萬世無不渾然同樂同春於無盡焉却即是爲天下造太平爲萬世開太平而無負父母生育一番朝廷作養一場道其在邇而非遠事其在易而非難昔人謂太平無象却不思人人親其親長其長便是天下太平萬世太平也陳君同諸僚友共舉手加額曰今日爲　聖天子稱賀太平自此其盃萬世無疆也夫

洱海諸生講王者之民一章人之所不慮而知者一

章君子有三樂一章既畢進講者而問之曰適講王伯伯不必言矣且汝以何為王道耶對曰殺之不然三句便是曰此是說王者氣象如面前日之光而非日之體樹之影而非樹之形也又對曰所過者化亦是曰此是賛王者道大如說日光這等明樹影這等長去且體樹形更愈遠矣一生前曰孟子嘗說以德行仁者王此却是直說王道矣予曰是則是矣然又不知汝却以何為德以何為仁也對曰若要直指可只是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已乎予曰汝既知此則何必遠取耶次講

二章書盡之矣蓋以德行仁仁字是王者必世而後仁的仁字又是一家仁一國興仁堯舜帥天下以仁的仁字也故上老老上長長上恤孤即是王者之德而民興孝民興弟民不悖即是王者以德而行仁也故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要之王道之大亦不外乎孩提之良知良能而已汝今諸生說王道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也須思量其道如此渾化如此神妙畢竟有個來歷如樹木然必下地原是這樣果子方纔末梢結成這樣果子未有始初以荊棘種之卻忽然會長出個桃李來也故

天下之至妙至巧者莫過於聖人之不思不勉而至妙至巧者亦莫過於孩提之不慮不學二者大小雖殊其神化則不差毫末也況王者所過所存直與上下同流而孩提之所知所能亦云達之天下固未有不達之天下而可謂與上下同流亦未有既達之天下而不是與上下同流者也以此二章合看恰好渾是一華但過化存神是樹木末稍的果子良知良能是樹木根底的果子根稍分得兩頭果子通貫一脉汝輩于今却須猛省思量人人皆做過孩提亦子來人人皆知得愛親敬長來

何故堯舜孔孟却能以這果子花實溥海宇而同派合化至後世諸人却把這個果子枯芽敗種而生意斬然此中間却自有個緣故蓋由古先聖賢生來便會識得輕重孔子吾十有五而志于學其時志學便即知歸重孝弟慈也志重於孝弟慈則便一切外物皆不能與他作對生機貫徹勃然充盛絜矩從心更不由他得失孟子窺見這個意思又重重為他發嘆說君子有三樂雖王天下不與存也夫一切外物之高美至於王天下處便盡了此王天下不與則其他更何可言是孟子極贊夫

子志學之誠之極處其實三樂最先一着只是樂
孝樂弟樂孝樂弟到渾化時便天壤之間更無可
代以此反之於身便自然無愧無怍而爲學不厭
矣以此通之於人便自然盡得英才而爲教不惓
矣到得不厭不倦去處則前日良知良能渾然成
個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一段滋味其過不容以不
化其存不容以不神其天地不容以不合德矣故
今日吾輩旣生 聖明之時又幸得聞聖學之要
只在能辨別得個輕重能決定得個趣向果然如
吾夫子當時志學一副肝腸則樹根之着地者愈

養而愈深枝榦之參天者將無疆而無盡知能神化之果不惟際上下而同圓且將極古今而共久矣願諸君其勉之勉之

昆陽州守夏子適從歸化尹遷涖州治因請視學及舉行鄉約于海春書院乃署州事麗江二守潘子即學舊基而爲之者其前面滇海予昨以治海經是咸苦水勢橫溢民居民田溺爲巨浸今丁派既導田間惟溪水一泓餘則悉已種苗青綠盈疇民之髦倪須樂者洋洋矣予謝諸職事勤績已隨偕坐少休客有指堦除栢林告曰前年有司遷學

議伐宮墻多樹以充梓材樹棲群鳥俱徙巢他林宵無影跡昨分守同野李公命二守君止勿伐群鳥一夕歸巢如故言訖翎羽翩紛音聲鼓噪與諸父老子弟樂意若相關然予因憶向夏子尹歸化時以事至省予及分守李公延相談性學夏子堅以所見自執謂性命非下學可與予爲辨析直繼日以夜後別且數月茲來同遊於泮林海岸聽鳥觀魚夷猶靜止似與疇昔之夜執語迥異乃訝而詢以所得夏子忻然對曰漁以俗習牿我天良恒謂聖賢非人可及故究情考索併力支吾求之愈

勞而去之益遠豈知性命諸天本吾固有嘗於日用之間自視言動事為其停當處雖古之儒先賢哲恐亦難以殊論是以近來考索支吾雖不敢廢然甚不為拘迫而與力矣其意將進而相謝于止而謂曰子之近得比之前時果大徑庭但停當二字尚恐或未盡停當也潘子亦從旁笑曰世之人欲求停當二字為甚難夏兄則去停當二字亦又甚難也夏子瞿然曰言動事為可不要停當耶子曰可知言動事為方纔可說停當則子之停當有時而要有時而不要矣獨不觀茲柏林之禽鳥乎

其飛鳴之相關何如也又不觀海嚋之青苗乎其生機之萌茁何如也子若拘拘以停當求之則此鳥此苗何時而為停當何時而為不停當耶易曰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造化之妙原是貫徹渾融吾子蚤作而夜寐笑嬉而偃息無往莫非此體豈待言動事為方思量得個停當又豈直待言動事為停當方始說道與古先賢哲不殊若如是用功如是作見則休臨言動事為固是錯過而既臨言動事為亦總是錯過矣夏子憬然自省作而應曰子在川上謂不舍晝夜吾人心體決不可一息

有間况今當下生意津津真不殊於禽鳥不殊於新苗往時萬物一體之仁果覺渾淪成片矣翻思前此欲求停當豈不是個善念但善則便落一邊既有一邊善便有一邊不善既有一段善便有一段不善如何能得晝夜相通如何能得萬物一體故知顏子不改其樂孔子再四嘆而賢之亦因顏子得此不息之體其樂自不能改若只說顏子能以貧自安而不改則吾輩稍有志向亦可勉而為之恐難以動孔子之嘆如是也子曰子之所見果於所執而將渾化但願自今以後日同諸生將此

生生之機暢達敷布俾一州二邑父老子弟俱訢
訢以興孝興弟相養相安共茲林之禽鳥而和鳴
並茲疇之嘉禾而秀穎則萬物並育之風六合同
春之象行自昆陽而肇端以莫可涯量矣潘子復
從旁贊曰夏子初任而過承公最詩曰人之好我
示我周行公之好而示之夏子也亦至矣敢共為
夏子拜嘉云

二月初六日丁祭方畢永昌兩庠生儒具在郡邑諸
君率之于書院會講于感而嘆曰人生世間惟有
此一件事最為緊要然人於百年之中未嘗時刻

休歇看他何等動惕何等周詳獨於此處却寛懐放意不來説着理着要之總是不肯思量若思量時則孔孟去後至於今日其間功名富貴豪傑英雄皆是如我等之動惕而周詳者也畢竟灰飛烟散杳無歸着使當時若移其動惕之心以来勤惕志氣移其周詳之見以來周詳問學豈不亦得入于聖人宮墻而萬年一日也耶况毎年設立春秋二祭毎月設立朔望兩拜俱是爲吾輩樹立表儀使人人有所觀感此而不興則非夫矣於是諸生小子起曰聖賢好做雖市井愚夫亦當知之但從

往求而弗得敢請示以其方子曰聖人去我已遠其方從何而覓所立五經四書即其方也但今看經書者多只草草率易將一切舊套俚說便輕信謂是聖賢宗旨所以終身老於佔㑭而自己性命了無相干與草木朽腐又何足怪一生問曰不知性命要如何理會子曰若依舊套理會莫說汝輩老成即喚百十童生命以天命之謂性一題便個個可作成文章其於性命之理亦似了了但就聖人分上自言五十方知天命則聖人理會性命如是之難吾輩理會性命如是之易此豈聖人之質

鈍於吾輩哉要之吾輩之理會非聖人之理會也曰吾輩固差矣不知聖人當時却是如何理會曰若知危病之家之求醫乎倉皇急遽西走東奔旁詢其故則曰爲救性命也夫性命二字生死繫焉孔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孟子曰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哀哉爲言葢吊其雖生而已死也今須持畏死求生之心以去理會性命便自精神百倍而聖人地位方有可望矣故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又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看他此段精神方是與危病

求醫者同其汲汲所以能起死回生而續延壽命
亘萬古而長存也不是如此懇切而漫欲理會性
命吾知其決不可得也已

初至滕越警報方急中外戒嚴雖諸士人心亦皇皇
故謁　廟升堂未及詳講繼鄉縉紳邀會於來鳳
山房乃陽明先生手筆也衆坐方定忽報酋賊前
鋒失利而黨衆猶尚負固遂匆忙遣師仍未終會
越數日諸鄉達復脩會如初亦坐方定而捷音疊
至矣乃共賡歌相慶頌我大中丞王公運籌決勝
之遠而不肖其會逢其適之奇也諸縉紳因顧州

守張君曰吾騰文事武備一時齊美則萬世無疆之休誠于茲會卜之矣今此會堂以默識名扁而羅公柾五華會語謂孔子默而識之之識即明道學者先須識仁之識果然仁字識得則疾痛痾癢恫瘝乃身即文事之脩武備之飭俱是不厭不倦實地工夫處矣客有問曰公祖會語謂學不厭教不倦何有於我為不難不知他章入則事父兄出則事公卿亦云何有於我則亦可作不難否曰此亦從默識中來也蓋既認得父兄是我之親公卿是我之尊則自然推不開脫不去其敬事勉力亦

已不得如無所解於其心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莊子且能言之而孔子卻肯說此事何有於我身也我客良久嘆曰子貢當時說夫子不言小子何述卻是推開了自身而欲覓之於外天何言哉夫子正為方便指以默的頭面與他令若曉得四時之行不得不行便見夫子不厭處百物之生不得不從便見夫子不倦處州守張君噯然喜曰此豈惟可以知夫子之默識且可以知程子之識仁蓋我與人原是一個四時百物亦原是一個豈有學不厭而教乃倦亦豈有四時常行而百物不生者哉

看來韓昌黎言愽愛之謂仁也未為不是予復進之曰昌黎之學甚不易及如原人篇舉草木鳥獸而總名之曰山舉蛟龍魚鼈而總名之曰海舉家國天下而總名之曰人此與孔子大學之旨一毫不差張君復起而問曰看來孔子仁字只是個一字所以先正有欲把易有太極的易字作一字讀然則所謂識夫仁者總只是見夫一也諸生復有質問者曰曾子謂夫子一貫之道即忠恕而已者却不知一貫與忠恕又何所分別也耶予曰分別即不是纔汝張父母云人與己是一個四時與百

物是一個知得此個一處便知得孔子仁與恕處矣諸君因共浩嘆曰此今天下國家若都曉得此個意思透徹則諸宣撫雖遠亦可聯之几席犇蹉喇雖夷亦可服之華教而況目前生民有不如保赤子如切體膚也哉予曰此個責任原人人本固有的亦人人本該得的孔子說仁者人也今出世既為人便出世來當盡仁也盡這個仁以為這個人則其人又何所不該括耶即如今時鄉村俚語說其人是個人又曰某人不是人其曰是人也者豈謂其能梳頭洗面而穿衣吃飯耶其曰不是人

也者亦豈獨謂其頭面不整而巾屨不備也耶要必舉其所以處事所以處人所以處家處國而言之也已故此意只患不識不知若知識得時自便不容辭亦不容已如我今知得是屯道則屯政敢自諉耶張君今知得是州守則州事敢自諉耶故屯田事州中事諸公一衆即問之亦多不應若我與張君則身雖在此而心則往來四境凡幾番矣諸君嘆曰身在此而心每往來則可以言默而識矣屯是州之屯州是屯之州張父母之心便同公祖公祖之心便同張父母則是默而成之不言而

信存乎德行矣容有年大者進曰如公祖與父母則可謂純是天理矣但不知人欲雜時又作何用藥也予相顧囑曰君老矣不應復有此大受用若說破此等受用則豈止從今至百二十歲即從此至千萬億載而無疆無盡也已蓋凡言善惡者皆先善而後惡言吉凶者皆先吉而後凶今盈宇宙中只是個天只是個天便只是個理惟不知是尺是理者方始化作欲去如今天日之下原只是個光亮惟瞽了目者方始化作暗去了也衆曰凡物有個頭腦此默識而知是學問的頭腦二位公祖

父母是一堂人的頭腦學問無默識便邪便亂百姓無官長便邪便亂不知在主宰上先立其大而惟末流治之則雖盡戮彝人而邊鄙終不得寧謐也巳客憬然悟曰幸矣幸矣我公祖未說破時老懷慌慌亂亂只覺得人欲紛擾一般今一時醒則反而求之我自侵早起來梳頭洗面頂冠束帶清茶淡飯繼而勞驛赴會扶笻登山迎公祖而坐聽諸君而講耳聰目明身輕志快即頃刻之間而寸寸步步俱化作一團天理果然天日常明而人自變情也學之有頭腦也如是哉有復詰予曰學問

以默識為頭腦公祖請為諸生言個默識頭腦乎予亦詰曰須先酌公巨觥乃與公說此大頭腦也張君曰何如予解之曰孔子云默識是着不得句處諺不云乎酒中不語真君子相發一笑張君復目堂中柱聯有靜定之句曰學之有取於默也如是所以君子之用功不可不靜且定也予曰默識是定靜的頭定靜是默識的尾不觀大學之定靜必先首之以知止也耶張君再拜謝曰學難乎有得某于今日若近於慮而得矣先生之賜孰大焉容從而讚曰知止而得是明明德於天下也明明

德於天下則以巳昭昭使人昭昭生民耳目俱舉覩天光而我　朝以大明建號不有徵於今日乎翌日復會鳳山書屋寒城父老子弟俱一時駢集客因起而謂曰俗語云人各有心以予觀之是大不然蓋人生世間其秉彝好德原有本心若感觸之下本心出見則我即是人人即是我如今日堂上堂下人雖千百而相向相通心却渾然合成一個也予亦從而嘆曰豈惟茲堂之人哉即眎隴川頭目辭去因令通士引之以觀城中元夕燈火諸頭目有感於士民懽慶上下安和平生所未及見今

早復於門官求進見甚切予令譯所欲言譯者曰渠見州衛軍民心竊不分說金騰與三宣譬則均是 天朝一段土田中間只隔着一條埂塍今埂塍内都是茂盛禾苗埂塍外便都變做稗子蒿草願上司也發大慈悲着厥一同看看言訖涕淚交下予時亦大爲所動大衆從旁讚曰公祖之感夷人若此真以萬物爲一體矣有一生進而問曰萬物一體誠仁者之心矣然孟子却云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不知仁與道又何所分別也耶予曰孟子此言即中庸率性之謂道一句也蓋仁之一

言乃其生生之德普天普地無處無時不是這個生機山得之而為山水得之而為水禽獸得之而為禽獸草木得之而為草木天命流行物與无妄總曰天命之謂性也然禮經云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所以獨貴者以以其能率此天命之性而成道也如山水雖得性生機然只成得個山水禽獸雖得天性生只成得個禽獸草木雖得天性生機然只成個草木惟幸天命流行之中忽然生出汝我人來卻便心虛意妙頭圓足方耳聰目明手止生性雖亦同乎山水禽獸草

木而能鋪張顯設乎成乎山川調用乎禽獸栽制乎草木由是限分尊卑以爲君臣之道聯合恩愛以爲父子之道差等次序以爲長幼之道辯別嫌疑以爲夫婦之道篤投信義以爲朋友之道此則是因天命之生性而率以最貴之人身以有覺之人心而弘夫無爲之道體使普天普地俱變做條條理理之世界而不成混混沌沌之乾坤矣衆復讃曰公祖之言正所謂人者天地之心天地設位而聖人成能也乎曰此心字與尋常心字不同大衆在此須用個譬諭他纔明白盖人叫做天地的

心則天地當叫做人的身如天地沒人為主就像人睡着了時身子完全現在却一些無用天地間一得個堯舜孔孟主張便像個人睡醒了一般耳目却何等伶俐身體却何等快活而家庭內外却何等齊整也耶衆嘆曰聖人不生萬古長夜此語誠為至言今我此身本可以為堯舜為孔孟而顧自甘於禽獸以同污賤自淪於草木以同朽腐其機誠繫於醒與不醒之間今日責任又在於我公祖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而使騰衝內外同一常惺惺焉乃妙也一生復進而問曰人之睡

貴於能醒果然矣但孟子鷄鳴而起孳孳為善孳
孳為利雖均一醒而所為又有不同則將柰何予
曰醒與睡是將他來作個譬喻睡醒之醒止從眼
開處說醒覺醒之醒則從心開處說醒若以眼開
之醒而即當心開之醒則自堯舜孔孟之外而比
比以甘同禽獸草木者豈盡閉眉合眼之人耶惟
須得如今日一堂上下人人出見本心則人與仁
合即上司便成上司僚屬便成僚屬鄉士夫便成
鄉士夫郡子弟便成郡子弟豈不人道昭布於此
一堂也耶曰合而言之之道與本立道道生之道可

相同否予曰論語首言學而時習即繼以其為人也孝弟蓋孔子之學只是教人為人孔子教人為人只要人孝弟所以又說仁者人也親親為大親親即仁以孝弟之仁而合於為人之人則孝可以事君弟可以事長近可以仁民遠可以愛物齊治均平之道沛然四達於天下國家而無疆無盡矣合而言之則道豈有不生也哉於是衆共舉手賀曰今日滿堂真是個個心目醒然固未有一家之人皆醒而盜賊敢窺竊者莽酉不自此而遠遁萬里也耶

州衛及諸鄉士夫復請大舉鄉約於演武場講　聖
諭畢父老叅率子弟以萬計咸依戀環聽不能舍
去予呼進講林生而問曰適繞汝為諸人講演鄉
約則善矣不知汝所自受用者復是何如林生曰
自領教來常持此心不敢放下予顧諸士夫嘆曰
只恐林生所持者未必是心也林生竦然曰不是
心是何物耶予乃徧指面前所有而示曰汝看此
時環侍老少林林總總個個叉着足而立傾着耳
而聽睜着目而視一段精神果待汝去持否豈惟
人我兩邊車馬之旁列上下禽鳥之交飛遠近園

花之芬馥亦共此段精神果待他去持否豈惟物哉方今高如天日之明熈和如風氣之暄煦謌如雲烟之霏容亦共此段精神果待他去持否林生未及對而諸老幼咸躍然前曰我百姓們此時懽忻的意思真覺得同鳥兒一般活動花兒一般開發風兒日兒一般和暢也不曉得要怎麽去持也不曉得怎麽去放但只恨不曾早来聽得又只怕上司去後無由再来聽得也曰汝諸人所言者就是汝諸人的本心汝諸人的心果是就同着萬物的心諸人與萬物的心亦果是就同着天地的心

蓋天地以生物爲心今日風暄氣暖鳥鳴花發宇
宙之間渾然是一團和樂今日
太祖高皇帝教汝等孝順和睦安生守分閭閻之間
亦渾然是一團和樂和則自能致祥如春天一和
則禽畜自然生育樹木自然滋榮苗稼自然秀穎
而萬寶美利無一不生生矣況人家一和而其興
旺繁昌所有利益又何可盡言耶故適来童子歌
詩謂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樂
只二字亦正是一團和氣之意也汝輩老者已不
必言若許多後生小子肯時時忍耐不使性氣於

親長之前不好爭鬬於隣里之間不多殺害於六畜之類去斵喪這一團和樂則千年萬載長時我在汝騰越地方矣又何恨其來之遲而怕其去之速耶言訖皆淫淫涕下予强止散去林生復同諸士夫請予開示再四進曰公祖謂諸老幼所言既皆渾是本心則林生所言者又何獨不是心耶予復嘆曰謂之是心亦可謂之不是心亦可蓋天下無心外之事何獨所持而不是心但既有所持則必有一物矣諸君試看許多老幼在此講談一段精神千千萬萬變變化化倏然而聚倏然而散倏

然而喜倏然而悲彼旣不可得而知我亦不可得而測非惟無待於持而亦無所容其持也林子於此心渾淪圓活處曾未見得而遽云持守而不放下則其所執者或只意念之端倪或只見聞之想像持守益堅而去心益遠矣故謂之不是心亦可也林生復進而質曰諸生平日讀書把心與意看得原不相遠今公祖斷然以所持只可是意念而不可是心不知心與意念如何相爭如此之遠也予浩然發嘆曰以意念爲心自孔孟以後大抵皆然矣又何怪夫諸君之錯認也耶但此個却是學

問一大頭腦此處不清而設謂有志學聖是猶煮沙而求作粥縱教水乾柴盡而粥終不可入口也諸縉紳請曰意念與心既是不同也須為諸生指破纔方不至錯用工也予嘆曰若使某可得用言指破則林生亦可得以用力執持矣諸君聞而嘆曰然則不可着句指破處便即是心而稍可着力執持處便總是意念矣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林兄欲得天地之心而持循之其尚自復以自見始於是林生及諸師友請於明倫堂聯四日之會而後別

近溪羅先生明道錄跋

先生自弱冠時聞道即以興起斯文爲己任厭後服官中外迄于還山日夜孜孜以此自勵以此誨人以故會中多問答語而應酬詩文亦時時秃筆爲之顧藁多散軼海内來學者頗刻以傳而卒不可得奎自丙寅獲侍以來十九季所矣凡會中肯綮語皆謹錄之曩與先生之伯子軒仲子輅彙緝成卷無何復軼去今即錄中之一二藏於家者固請於先生刻之以惠同志刻

成奎得綴數語卷末至其學術接孔門正脈則覽者當自得之所謂因文可以見道也非奎之愚所能贊也子贛曰臣譬仲尼猶兩手捧土置之泰山之顛其無益於泰山之高明矣奎於先生亦云旹

萬曆甲申夏五月門人臨川杜應奎百拜跋

敘羅近師明道錄後

今之譚學者皆曰道不易言夫道曷難言哉難於聞之而悟悟之而皆道耳夫孺子歌滄人恒言天下國家有耳者所共聞惟宣尼子輿知其爲至理所寓而明之以廸人彼固有所以合之而一理渾融充塞無閒要亦見之真而感通爲甚速也講幼從

外傳則爲言中庸之誠天則實理人則實心矣稍長侍先君訥齋游安城諸先達則又爲言實理之在天者即吾心實心之在我者即天理矣然形體心知天人逈隔敏邑從事泮渙猶初比丙寅歲近溪羅先生會講聮山錄達道達德三重九經要皆行之以一而所揆一之義甚明且切時則心

若有契乃修贄及先生之門往還將十餘載未之敢忘惟繹一之一言亦未敢忘也至丁丑成進士去知宣城奉先生以賫捧出都門相與並舟而南于時寢興食息形跡渾忘俯察仰觀喫緊活潑偶爾若有所悟不覺大呼起曰塞乎天地之間非所謂實邪斯之實也非所謂一邪心理神靈虛

含照曠物我天地渺合貫融乃知聖人為
言初無二理吾人自得斯可逢源也先生
亦躍然喜曰異哉吾不意子乃亦悟及此
此之謂知天地化育也從茲而立本以經
綸天下特易易爾久之竊敢以學脉請諸
先生先生曰此道自孟子後寔難其人益
直養無害由於性善之信而不疑性善不

疑由於天人之一而不二後儒以氣質譚性則天且疑之矣況於人邪疑則性根且斬矣又安能以無害而養之以直邪我明幸生陽明先師其見足以悟其氣足以充孔孟性命之脉識自一綫而引之普天無復支離間隔之病其有功吾道真可稱罔極者昨備員言責於從祀之議輒不自

量首陳之已得議允而此學益以大明頓陽明之後誰與得其宗者茲讀先生會語宛然姚江宗派也是足以明道故名為明道錄因敬述夙所承教者以附末簡如是云旹

萬曆乙酉歲仲冬之吉

賜進士第河南道監察御史奉

勑巡按浙江等處督理鹽課撫樂安門人

詹事講頓首識